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薛家將 第二十二回 破大陣元帥受圍困 救爹爹丁山戰楊凡

丑鬼楊凡領兵帶隊，口口聲聲要薛仁貴出戰，報事藍旗官撒腳如飛趕奔大帳，刀尖點地：「報，報大帥得知，楊凡領兵帶隊，口口聲聲要大帥臨敵。」，「再探。」，「得令。」藍旗官轉身出帳。程咬金趕緊說：「仁貴，你身體剛好，咱們不跟他生氣。來人哪！掛免戰牌。」薛仁貴一甩手：「不能，這樣下去對咱們沒好處，倘軍心渙散將一蹶不振。本來我們打得就不順利，再掛免戰牌這算怎麼回事呢，我一定要親自出兵。看看這楊凡怎麼這樣猖狂，白虎關怎麼這樣難打，來呀，帶馬抬轎！」程咬金知道薛仁貴這個人挺硬，他要說怎麼辦，九條牛也拉不回來，乾抖擻手沒辦法，這才示意左右亮全隊給大帥觀陣，實際上就是暗中保護大帥。左邊有羅章、秦英，右邊有秦漢、竇一虎，前邊有馬三保、段之賢、劉洪基、殷開山，中軍程咬金。總兵三萬，來在兩軍陣前，薛禮的精神當時就長起來了。唐營軍兵擂鼓掌號，當大將的到了這種場合，一聽到鼓號之聲，有病也沒病了。薛仁貴一顫掌中方天畫戟，穩了穩白虎鞭，雙腳一點飛虎鞵，來到軍陣前面，立馬橫戟，定睛瞧看，就見白虎關前閃出一萬多軍兵，擺了個四門兜底陣，飛龍旗，飛虎旗，飛彪旗，飛豹旗，左右飄擺，在正中央纛旗之下，閃出一員大將，金盔金甲紅袍，怪馬大刀，正是丑鬼楊凡。在他身邊背後，站著幾十員盔明甲亮的大將，穿著打扮，五官相貌，各有不同。

書中代言，楊凡被樊梨花紮了一刀，好幾天沒有出陣。他一邊將養身體，一邊給哈密國的國王寫了一封信，要求增派援兵；又給他老師寫了封信，請他老師火速到陣前幫忙。楊凡的老師人稱扭頭祖，此人掌中一把寶劍，練得爐火純青。這個老道又會消息埋伏、各種暗器，而且詭計多端。與此同時，楊凡還在白虎關的西北擺下一座大陣，名叫白虎陣，準備把薛仁貴、薛丁山及唐營眾將一網打盡。諸事料理完畢，這才討敵罵陣，坐在馬上，耀武揚威。正在得意，聽唐營三聲炮響，大隊人馬貫山，定睛一看，薛仁貴出馬了，把他恨得牙根癢癢。心想，要沒有樊梨花救兒，你早死多時了，可惜我十二把飛刀全報廢了，我那毒藥也不靈了。他是既恨薛仁貴，也恨樊梨花。

兩馬對頭，楊凡把大刀一晃：「呀，對面可是白袍薛禮？」，「正是本帥。你可是楊凡？」，「然也。薛仁貴，你還活著，我認為你早死多時了。你們薛家父子算什麼英雄，什麼好漢，全指老娘兒們給你幫忙啊，要沒有樊梨花，你們早就敗在本帥之手了。薛仁貴，咱這麼辦，你也會過我，我也戰過你，要說你不是英雄，那叫昧良心說話，你馬快戰沉，不愧是一員上將。但是，咱們兩個人再打，恐怕也難以分出輸贏。我在山裡擺了一座陣，叫白虎陣，你敢不敢跟我打賭，有能耐破了白虎陣，我楊凡二話不說，把白虎關給你們，你叫我站著死，我不敢跪著亡，我自綁其縛，到你們唐營請罪，你看如何？你要不敢打，那算拉倒，承認你是狗熊就行。」薛大帥聞聽一笑：「楊凡，這座陣我能不能看一看？」，「當然可以。今天我見你的意思，就是為了叫你觀陣，你要看的話我奉陪。請！」楊凡說罷，撥馬奔向西北。薛仁貴在後頭跟著。

程咬金在陣前聽得清清楚楚：「又擺陣了，這小子出的什麼鬼點子、我們可不能上當啊！」程咬金知道：薛氏父子一條道跑到黑，開天擡三戟，那是有火性的人，別讓楊凡兩句話給扛起來，吃虧上當怎麼辦？因此，程咬金帶著羅章、秦英、秦漢、竇一虎、開唐四將、幾家少國公，在後頭緊追不捨，這些人都帶有自己的親兵，算起來有八千餘人，薛仁貴也沒阻攔，畢竟得帶人哪。

地勢越走越高，時間不長，就到了一座山口。楊凡用大刀一指：「看見沒有，這座山叫白虎山，本帥在山裡擺了座陣，你薛仁貴要有能耐，從這個山口殺進去，從後山口殺出來，就算把我的陣破了，我楊凡服輸認罪。」薛仁貴點點頭：「那麼楊大帥，我問問你，有什麼期限沒有？」，「沒有，咱也不限制你三天破陣，五日破陣，什麼時候打破什麼時候算。」，「好。我再問問你，我要真破了陣，你能獻城歸降？」，「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，說話不算數還算人嗎？薛仁貴，我給你起個誓，如果我嘴不對心，說話不算數，天誅地滅，讓我死在亂箭之下。」，「好好好，那咱們就一言為定。」，「你先等等，你說完了，我還沒問你哩。薛仁貴，你要破不了我的大陣，怎麼向我交代？」薛仁貴眼珠一轉，馬上拿定主意：「如果破不了你的陣，我代表唐營給你寫降書，納順表，白虎關我們不打了，我們納貢投降，你看如何？」，「好。薛仁貴，我相信你是個英雄，你說話是算數的，咱們一言為定。」說罷二人靠近，在馬上「叭叭叭」三擊掌。楊凡說：「這陣算交給你了，什麼時候打都行，我恭候大駕。」帶隊回轉白虎關。

薛仁貴領著親兵衛隊登上山頭，朝前邊看了看，這裡十分險惡，山連山嶺連嶺，山嶺重疊，怪石橫生，重巒疊嶂，煙霧瀰漫，一眼望不到邊，這座山周圍約有百餘里地。就見裡面影影綽綽，殺氣騰騰，耳朵一聽，有金鼓之聲，不用問，裡邊設有伏兵。薛仁貴草草看了一遍，吩咐收兵。

回到營盤，吃過晚飯，薛仁貴把各位將軍全找來了，讓大伙群策群力，共同想辦法，怎樣破陣。大伙七嘴八舌，出了很多主意。薛仁貴把這些主意歸納起來，加上自己的想法，制定了一個作戰方案。第一條，他認為打這座陣得黑天下手，因為白天雖然眼目好使，同時也給敵人以可乘之機，對自己不利，晚上去，他也不知我們去了多少軍隊，也不知道是怎麼佈置的，看來是利多弊少。第二，分兵五路，薛仁貴屬中路，秦漢、竇一虎為左翼，羅章、秦英為右翼，程咬金領著開唐四將為後陣，三路接應使；其餘幾家少國公領三千人馬為先鋒隊，這叫五軍齊發，彼此能夠互相聲援。總兵一萬，完全身披重甲，手拿利刃，越輕裝越好。把家裡也作了安排，皇上坐陣，竇仙童、薛金蓮、餘者眾將，牢守大營。薛仁貴的意思，一晚上就把陣破了，最多明天一天。所有眾將一個個摩拳擦掌，等著到陣前賣力。李世民親自設御宴為大伙餞行，大家都深受感動，一個個捋胳膊挽袖子，都想在山中一試。

定更天左右，將官、士兵都已收拾停當，五路人馬同時出發。薛仁貴抬頭一看，天空蒙蒙月色，稍有小風。心中暗想，能不能破陣？根據自己的經驗判斷，不會有多的埋伏，頂多擺一字長蛇陣，天地三才陣等。薛仁貴是元帥，熟讀兵書，用眼一看，心裡就有了底數，所以怎麼打怎麼戰，他腦子裡頭也有個模模糊糊的方案。報事的來到馬前：「報大帥，前邊來到山口。」，「傳我的令，站住。」大隊站住了。薛仁貴一馬當先，來到山口，把幾路領兵帶隊的將官叫過來，低聲作了安排，薛仁貴說：「我先打前一路，你們分左右翼給我市陣，我走一步，你們跟一步，沒有我的令箭，你們千萬不要衝鋒。」程咬金說道：「仁貴呀，你何必冒那個險哩，這麼多年輕的，讓誰打頭陣還不行？乾脆，讓秦英他們……」，「老人家放心，我意已決，非打頭陣不可，這打陣不是兒戲，一步錯了，全軍就得覆滅呀。」，「可也是，那你要多加小心。」

薛仁貴把兵派好了，雙腳一點飛虎鞵，晃動畫桿描金戟，領著人衝進山口。進山口沒有二里遠，冷不丁聽見山上三聲炮響，伏兵四起，薛仁貴借著燈球火把的光亮一看，大吃一驚，前邊來的是牛隊，這牛都出了號啦，體壯膘肥，牛身上都披著鐵甲，頭上都拴著尖刀，身上還帶著鐵鉤，十個一排，拿鐵鏈套在一塊兒，炮聲一響，牛群漫山遍野嗷嗷怪叫，直奔唐軍衝下來了。唐軍也沒見過這種陣勢，當下就有點亂。薛仁貴有經驗，從兵書上和歷史上，知道有這種陣勢，利用牛衝鋒，這是比較厲害，但也有它的缺陷，十頭牛拿兩條鏈子鎖著，類似鐵甲連環馬，只要把其中的三頭、四頭牛砍倒了，這一排就不行了，但是要想打倒幾頭牛也不容易。薛仁貴馬上作了安排，分三面抵擋這些牛。薛仁貴本身也沒閒著，抖大戟奔牛隊衝過去了，霎時間唐兵高聲喊喝：「殺呀！衝啊！」這一場浴血奮戰，唐兵傷亡慘重，牛隊一過，躺下一片，這牛隊都是經過訓練的，反覆拉網，這一排剛過去，那一排又來，唐兵被牛隊踩死、刀挑、鉤掛，傷亡無數。薛仁貴憑仗馬快戰沉，挑倒了幾頭牛，牛隊才被破了，薛仁貴也累得通身是汗，氣喘吁吁，兩腿發麻。他邊打邊帶隊往裡攻。進了山口十餘里，檢點人馬，只剩下兩千餘人。薛仁貴一看不好啊，這離破陣還早呢，兩千多人怎麼能行呢？他心裡盤算著，不如暫往後退，另想對策。主意還沒拿定哩，就聽周圍炮響，有人在山頭上喊：「薛仁貴，薛白袍，你還想活呀，你進了鬼門關了，你來看看這是什麼！」

薛仁貴聞聽喊聲，橫戟立馬，抬頭觀看，只見眼前是山石砬子，陡壁懸崖，山頭上黑乎乎吊著一門大炮，炮口正對著自己，大

炮周圍都是番兵番將，喊話的人正是丑鬼楊凡。

楊凡滿面春風，洋洋得意：「薛禮，你看沒看見？這是我們白虎關鎮關大將軍紅衣炮，你怎麼的吧，交了降書，納了順表，承認你們輸了，割地求和，今天我就不開炮，我知道你是個英雄，我可以把你放了。不交降書，不納順表，牙迸半個不字，我這一炮把你打成飛灰！」

薛仁貴把這一切都看清楚了，事到如今，怕也不行。薛禮想，楊凡你算想錯了，要我交降書納順表，真是癡心妄想！我寧願戰死也不會屈服！薛仁貴用大戟往山頭上一指，破口大罵：「楊凡，你開炮吧。」，「好哇，薛仁貴，良言難勸該死鬼。我愛惜你是個人物，這才不忍心開炮。既然你不聽良言忠告，來呀，開炮！」，「喳！」火工司用火香一點捻子，就見火花飛濺，硝煙直冒。唐兵唐將一看：「大帥，壞了。」呼啦往大帥前邊一擁，把薛仁貴護住，這一炮就響了。霎時間山溝裡血肉橫飛，刀槍崩得哪兒都是，人們的鮮血順著石頭縫、順著石碰子往下淌，這一炮打死的人不少，薛大帥由於有親兵衛隊護著，這又身披重甲，受了傷了，周圍的親兵全死了。元帥的坐馬也受了驚，嗒嗒嗒朝陣裡跑去。楊凡在山頭看得真切，氣得他照放炮的頭目就是一個嘴巴：「混蛋的東西，你是怎麼瞄的准兒？」，「大帥呀，人大多，你想這一炮把人都打死是不可能的。」，「回來我再找你算賬。」

楊凡一看，薛仁貴奔西北方向跑下去了，他把大刀一舉，代替軍令，領著五百騎兵隨後追殺。沒死的唐兵清醒過來以後，也隨著趕去。

再說陣外的唐兵，有很多人在觀敵市陣。後隊程咬金到了山口，經過一番攻戰，看看難以取勝，又領人馬撤出口口，他知道大陣中一定奧妙無窮，我們這麼打準定白給。雖然他退出來了，急得也是抓耳撓腮，耳聽山溝中鼓聲震天，殺聲遍野，他的汗珠子也冒出來了。心想：仁貴，難為你，帶著有病的身體，攻打大陣，經過這一場凶殺惡鬥，你現在怎麼樣了？我也是乾著急沒辦法呀！他們在陣外等到天亮，又等到天黑下來，薛仁貴也沒出來，山裡殺聲漸弱。程咬金心頭一驚：大概裡邊全軍覆沒了。有人勸他：「老國公，回營吧，不管大帥落到什麼地步，咱得回營奏明天子，再想對策，在這不是長策。」老程含著眼淚，傳令收兵回營。

唐營中的李世民也惦念著打陣的事，他一直焦慮地等候消息。程咬金回來把情況一說，李世民急得汗也冒出來了。他對老程說：「程愛卿，我們想什麼辦法把大帥救出來呢？」，「萬歲，我跟你求個情，您能不能把丁山暫時赦免無罪，叫他趕奔大營去救他爹呀？現在我們大營中的將官，大都不是楊凡的對手，這事看來只有丁山了。」，「老愛卿言之有理，孤也有此意。那就麻煩你走一趟，傳朕的口旨，把薛丁山帶到大帳。」，「臣遵旨。」

程咬金領命，大跑小跑，匆匆忙忙趕往勞軍營。到裡邊給頭目打個招呼，頭目趕緊把老程領到左八棚。薛丁山聞聽老國公來了，趕緊擦擦臉，解下圍裙，到了老程面前，「爺爺，您怎麼來了？」，「丁山哪！我來沒別的事，給你道喜來啦！」薛丁山臉一紅：「爺爺，您別挖苦我了。我落到這種地步，喜從何來？」，「你得高興啊，你的冤家對頭要沒命了。」，「啊？你指誰說的？」，「你爹。我告訴你，你爹帶著病攻打白虎陣，被困到陣裡頭了，一天都沒回來，凶多吉少，薛仁貴一死，你得樂呢？這可沒人管你了，你可以為所欲為了。我能不向你來道喜嗎？」

薛丁山聞聽此言，當時就坐地下了。不管怎麼說，那是爹爹呀，兩旁人趕緊過來把薛丁山攙起來，薛丁山不由得放聲大哭：「爺爺，您怎麼這麼挖苦我。我要求爺爺一件事，請臨時赦免我無罪，我要領兵帶隊攻打白虎陣，救我爹爹。」程咬金心裡暗笑，這賤骨頭就得這樣收拾他。「別哭了，大丈夫淚不輕彈哪！我看你這眼淚也不值錢，動不動就哭。我已經跟萬歲討旨了，萬歲也想讓你們爺倆見見面，赦免你無罪，讓你去攻打白虎陣，救你爹。要把你爹救回來，將功補過，救不回來，殺你個二罪歸一。樂意不？樂意就跟我走，不樂意呢你還在這幹活。」，「樂意，只要能把我爹救出來，怎麼的都行。」，「那就看你的了。跟我走吧。」

薛丁山脫去青衣小帽，換上滿身戎裝，恍恍惚惚，隨老程來到中軍帳，見皇上躬身施禮。李世民一看，又疼又恨。「丁山！」，「陛下。」，「老國公都給你說過了嗎？」，「說過了。」，「朕給你一萬人馬，命你進陣去救大帥，假如你把大帥平安救出，可以將功補過，若救不出大帥，就休要再回唐營。」，「臣遵旨。」

老程與皇上商量，讓丁山在大營中挑選了一萬名體格健壯、武藝精通、出乎其類、拔乎其萃的敢死軍，人人身披重甲，手持長矛，飽餐戰飯。定更天後，薛丁山在轅門外上馬，手提大槍，吩咐一聲：「出發！」大軍一陣風趕奔大陣。

薛丁山領兵帶隊來到山口，天已交二鼓。薛丁山一馬當先衝進大陣，後邊的軍兵緊緊跟隨，搖旗吶喊，擂鼓助威：「殺呀，別讓楊凡跑了哇！」人喊馬叫，旗幟招展，唐兵勁頭十足。

薛丁山懷著滿腔激憤，恨不能一下找到爹爹，待到了山溝內一看，傻眼了，這裡山連山嶺連嶺，山嶺重疊，怪石橫生，眼前都是古木廊林，地理又不熟，方圓幾十里地的山區，誰知爹爹在哪兒呀？薛丁山東一頭，西一頭，一邊往裡闖，一邊喊：「爹爹，兒丁山到了，你在哪裡？」當兵的也喊：「大元帥，你在哪裡？我們來救你了！」在山谷之中，又是黑天，聲音傳出老遠，就是不見回音。

薛丁山由於馬快心急，把大部隊甩下老遠，他身邊只有二百多名騎兵。正往前走，冷不丁有人喊了一聲：「薛丁山，你小子還活著，著刀！」話到馬到兵刃到，斜刺裡奔丁山就撲過來了，薛丁山年輕，眼也尖，定睛一看，閃出一員大將，金甲綠袍，青馬大刀。他沒見過這員將官，是員番將，刀奔自己的肩頭砍來。丁山往旁邊一撥馬，大刀落空，用掌中大槍往外一崩，鏘啷一聲，把刀崩出去了。「叭」一翻腕，使了個怪蟒出洞，大槍直奔番將。番將躲閃不及，一槍被刺在頸喉，翻身落馬。薛丁山紮死的這人是楊凡手下的馮氏四猛頭一個，名叫馮國龍。他死了，他兄弟馮國虎在旁邊看得清楚：「薛丁山，選我大哥的性命！」在後頭又是一刀。丁山聽到腦後惡風不善，馬往前提，滴溜一轉圈，這刀就砍空了。薛丁山往腰裡一伸手，拽出寶劍，使了個反背藏花，喀嚓一聲，正砍在馮國虎腦袋上，人頭落地，死屍栽於馬下。與此同時，又有兩員番將催馬掄兵刃向薛丁山夾攻，薛丁山一看，這兩人也是大刀，看樣也是猛將，這二人正是馮國龍的三弟、四弟，叫馮國剛、馮國強，這四人是奉楊凡之命在此守陣。他倆一看前邊兩人雙雙斃命，眼睛都紅了，自料單打獨鬥難以取勝，因此兩匹馬飛出來攻丁山。薛丁山一手提槍，一手持劍，一人力敵二將，五六個回合，撲撲兩聲，紮死一個，劈了一個，二將紛紛落馬。丁山把馬撥回來，繼續前進。

行走不過百步，「轟隆隆」炮聲一響，伏兵四起，薛丁山借著燈球火把的光亮一看，呦，來將正是楊凡。楊凡用合扇板門刀指著薛丁山：「小白臉子，你還活著！要不是樊梨花把你搭救，焉有你的命在！你長幾個腦袋敢進我的白虎陣，你拿命來！」一對冤家碰在一處，各施絕技互不相讓。楊凡恨不能一刀把薛丁山劈為兩半，薛丁山恨不能一槍把楊凡紮個透腔。二馬腔翻，刀槍並舉，寒光閃爍，驚心動魄。楊凡本來就非丁山對手，自飛刀被梨花破後，遇見薛丁山他心中就有三分打憊。而薛丁山可跟他不一樣。恨不能一槍就把楊凡紮死，好救他爹，所以薛丁山身帶傷傷仍倍加勇猛。三十多個回合過去，楊凡就有點頂不住了，手忙腳亂。正在這時，薛丁山拽出了馳雲掃龍鞭，瞅準機會，使了個槍裡夾鞭，照准楊凡「啪」的就是一鞭，正打在後背上，把楊凡打得「哎呀」一聲，大刀幾乎落地，急忙用手抓住鐵過梁，身子一晃悠，覺得眼前發黑，「哇」地一口鮮血噴出，就仗他身大力不虧，吐點血不算什麼，他撥馬就跑，薛丁山緊追不捨。唐兵一見主將連連打勝，士氣倍增，搖旗吶喊，跟著衝過來，把番兵番將打得膽戰心驚，望風而逃，漫山遍野，全是死屍。

唐軍一直殺到天光見亮，到了一座小山包，山包上閃出一隊唐兵，一個個盔歪甲斜，滿臉黑煙、塵土。他們往山下一看，呦，救兵來了，頓時振作起來，齊聲高喊：「到這邊來，大元帥在這呢！」薛丁山一聽，撥馬上山，後邊軍兵跟著衝了上來。這裡三面絕壁，僅有一條小道可通山頂，幾百人在這死守。大帥薛仁貴也在這兒。薛仁貴被困大陣以後，兵將損失慘重，無力再戰，也難以突圍，才帶著這幾百人聚守這個小山包，備下許多石塊，固守待援。楊凡困住山包，一時也攻不上去，想以此引誘唐營的援兵，沒

想到被薛丁山一陣戰敗。丁山看見爹爹，趕緊用鎧離鞍，跳下坐騎，噔噔噔，跑步到了爹爹面前：「爹爹在上，不孝兒丁山參見爹爹。」父子相見抱頭痛哭。到了現在薛仁貴就是有氣也沒有了，何況薛丁山激戰了一夜，血透征袍，立了那麼大的功勞。「丁山，你我可能出得大陣？」，「爹爹放心，有孩兒在此，你我定能衝出大陣！」，「好，頭前帶路。」薛仁貴剛站起來又坐下了，為什麼呢？他的兩條腿都被大炮崩傷了，血肉模糊，用布帶子纏著。親兵衛隊把大帥扶上戰馬，左右保護著，薛丁山在前邊開路，眾將隨後，衝下山包，又經過一番浴血奮戰，打退番將無數次的攔截，好不容易才出了白虎陣。查點軍兵，死傷大半。

程咬金在陣外催馬迎了上來：「丁山，怎麼樣？」，「老爺爺放心，我把我爹請回來了。」，「好孩子，你爹在哪兒？」，「現在後面。」程咬金緊催戰馬來到後面，見了薛仁貴，這才放心。「仁貴呀，我真沒想到啊，咱爺倆還能見面。」薛仁貴也感歎不已。邊說邊走，回到大營。

李世民一聽說薛仁貴回來了，高興得不得了，親自出營門迎接。回到中軍寶帳，先把軍醫官找來，給大帥治療傷症。軍醫一看，都是皮肉之傷，骨頭沒事。包紮、完傷口，薛仁貴命中軍官點名，所有進陣將官俱都安全返回，元帥這才把心放下。

薛仁貴感慨萬端，對李世民說：「陛下，臣大沒能耐，要有能耐，焉能落個大敗而歸。看來這座白虎陣萬難攻打，我實在沒有這個本領啊。」程咬金趕緊打圓場：「仁貴，不只是你，我也給憋住了。我這能耐有多大呀？什麼樣的戰場我沒經過，什麼樣的陣沒有見過？惟獨這白虎陣算迷門了。我看咱這麼辦吧，你的身體還虛弱，需要好好將養；丁出現在還有罪，也不能讓他當元帥。要破這座白虎陣，非得一人不可。」，「老人家，你說的是誰？」，「你怎麼說糊塗話呀？非得樊梨花！依我說，把樊小姐請出來，讓她登台拜帥，不然，這陣沒法破呀。」眾人一聽，都點頭稱是，可人家會來嗎？

李世民苦笑了一下：「老愛卿，談何容易呀？樊小姐都傷透心啦！人家一怒之下離開大營，還能來嗎？咱這不是做夢說話嗎？」，「不，我跟你們看得不一樣，我總覺著樊小姐還沒死心，不信可以試試。要是我叫薛丁山打成那樣，乾脆，放三聲反炮，和楊凡兵合一處將打一家，借助楊凡的勢力來報仇雪恨。可人家樊小姐怎麼沒有那麼乾呢？說明她沒死心。請可是請，但要有一個條件，薛丁山得賠禮認錯，不然沒門兒。」大伙一聽，這話也對。

程咬金把薛丁山叫到跟前問他：「丁山，這些日子我們光顧打仗了，也沒顧你這茬兒，你是怎麼想的？當著皇上，當著你爹，你說句良心話，把真心掏出來，你有罪沒有？對不對？」薛丁山低頭不語。老程一看，有門兒，精神頭兒不像當初那麼足了。「丁山，人心都是肉長的，拿人心比自己，你好好拍拍胸口想想，你做得對不對。咱且不說別的，就說你們爺倆雙雙受傷，命都保不住了，梨花小姐風塵僕僕趕來給你治傷，治好了你揍人家一頓，叫人寒心不寒心？就衝這一點說，你還是不是人？大家為你操了多少心？」程咬金還想往下說，薛丁山撩衣服撲通跪倒：「老爺爺您別往下說了，爹您也別生氣了，千不對萬不對都是孩兒我的不對。方才我程爺爺說得對，這些日子我追悔不及，我對不起樊小姐。」，「丁山，這話可是從你心裡說出的嗎？到底是真心還是假話？」，「真心話。為這事我難過了很多天。」，「好孩子，這你算明白過來了，要早有你這句話，一切都好了，你爹何至於落得這麼淒慘？仁貴呀，饒了他吧，處分解除，官復原職。」

薛仁貴把薛丁山叫到眼前，又數說了一頓，薛丁山心服口服。這些日子他翻來覆去想這些事，認識到自己不對。但是他這個人臉皮薄，要不是在這種場合逼著他，他還不這麼說。今天一看搪不過去了，這才說了真心話。滿營眾將也都樂了。

大家商議，請樊小姐的事還得程咬金，別人都乾不了。程咬金說：「好吧，這種挨罵的事都是我呀。不過丁山哪！咱得醜話說到前頭，我老頭子費九牛二虎的勁兒把樊小姐請來，你要再打怎麼辦？」，「爺爺看您說的，我還能打嗎？過去我錯了，豈敢再那麼辦？」，「好哇。不過你這小子轉軸特別多，光這麼說我還不相信，你得給我寫封信，承認你錯了，越懇切、越真誠越好，然後把你的手印摺上，我再拿上你這封信去見樊小姐，因為你已失信於人了，人家不但不相信你，連我也不相信了。」薛仁貴也說：「丁山哪！你要真心誠意地寫。」，「是，爹爹。」大家把桌子搬過來，備好文房四寶，就在中軍寶帳，讓薛丁山寫信。

薛丁山手拈毛筆，思前想後，心潮翻滾。為了顧面子，有心不寫，又覺對不起爹爹和程爺爺，況且自己是真錯了。有心寫吧，又怕承認了錯誤人家說自己懼內。後來又一想，我都落到這個地步了，還有什麼顧慮臉面的理由？寫吧！這回薛丁山發自內心，刷刷點點，書信寫好，交給程咬金。程咬金又轉給皇上。李世民接過來從頭到尾一看，甚感滿意，又讓大帥看看，薛仁貴也點頭滿意，這才讓薛丁山摺上了手印。

程咬金把信疊了疊揣在懷裡：「主公、元帥，我告辭了。行與不行我走一趟，你們在家候信兒吧。」眾將一直把程咬金送出營外。

老程帶著二十名親兵，一路風塵，來到寒江。到了帥府，陳忠父女把他接到帥廳待茶。茶罷擱盞，互道辛苦，老程說了自己的來意。陳忠聞言愁眉不展：「老國公，樊小姐自前敵回來，她們母女都病了許多日子，我們去看望，人家閉門不見，樊府上下對唐營恨透了。」老程長歎一聲：「君命難違呀。為國請賢，我老頭子也甘冒風險。你給我備下厚禮，我要再去樊府。」

老程來到樊府門前一看，門庭冷落，大門緊閉，角門也關著，靜靜悄悄，就好像大府裡空無一人。程咬金心裡也不是滋味，用鎧離鞍跳下坐騎，讓親兵、車輛都站住，老程親自扣打門環，「啪啪！」，「門上有人嗎？哪位聽事？」叫了一會兒，聽到裡邊有了腳步之聲：「誰呀？」，「我呀，你開開門一看就知道了。」，「稍候一會兒。」緊跟著門門一響，吱吱嘎嘎，角門打開，老程一看，還是前者守門那個老頭兒。這老頭兒就是樊府的老總管樊忠。樊忠一看是老程，後邊還有不少人，一句話沒說，「啞」的一聲，又把門關上了。老程喊道：「老哥哥，老哥哥，開門來！」老頭隔著門罵開了：「你滾！你是個什麼人，滿嘴瞎話連篇，把我們姑娘坑透了，把我們老夫人也坑苦了，你又來坑人了？快走！老夫人有話，決不接待你們這種人。」

程咬金的火三起三落，心說就我這魯國公，叫一個把門兒的給損了一頓，受這種窩囊氣。又一想，誰叫我求人來了！況且也不能怪這老頭兒，這事就是氣人。老程又把火往下壓壓：「老哥哥，休發雷霆之怒，我有下情回稟。你把門開開讓我進去，我有急事要見樊小姐和老夫人，要沒急事我能來嗎？求老哥哥受點累吧。你要不通報，把我這事給耽誤了，你可擔不了責任哪！你好好想想。」樊忠一聽，可也是呀，要沒急事他也不會再來。「你等等吧，我請示請示我們老夫人。」，「多謝，多謝。」

樊夫人是否要見程咬金？老程會遇到什麼冷遇？且看下回分解。